

著 豪 君 趙

南遊記十集



瞰 俯 江 湘 及 陽 衡



〔一之景風線沿路鐵漢粵〕山青水碧之瀟韓

第二記
第三記
第四記
第五記

江行之世
長沙一日
淞河大橋
南嶽登臨
衡陽聞見

第七記
第八記
第九記
第十記

山水橋洞
廣州名勝
澳門中山
香港游觀

南
遊
十
記

南游十記 全一冊

民國廿五年五月初版

實價每冊六角

本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著 者 趙 君 豪	發 行 者 中 國 旅 行 社	發 行 所 中 國 旅 行 社	經 售 處 上 海 生 活 報 館 公 司	承 印 者 國 光 印 書 局
	上 海 及 各 地	上 海	上 海 申 報 館 公 司	上 海 南 成 都 路 新 大 沽 路 口

電話三三七四三

To Mr. H. H. Ling

生先銘竹凌於奉敬書此

序

我此次南游，重要的任務，是參觀粵漢鐵路株韶段的工程情況。行程是從上海出發，以火車到京，換乘長江輪至漢口，渡江後，由武昌徐家棚遵粵漢鐵路南行。沿線駐足的地方，若長沙，株州，漢口，衡山，南嶽，衡陽，郴州，宜章，坪石，樂昌，廣州等處；因為時間所限，停留的期間，最多的不過兩天，最少的僅有幾小時。

歸途初擬由原路返滬，後來因為既到了廣州，當然應該去香港，既去香港，又乘便赴澳門，中山一游。自澳門返港後，即乘郵船歸滬。在港時，又希望作廣西之行，一攬桂林山水之勝，但終於以上海事忙，未能如願，惟有期諸他日。

在途中，我每夜記錄一日的見聞，寄登申報，先後成漢粵紀行十篇，不過都是匆促寫成，猶有多事未記。返上海後，欲爲此行留一紀念起見，便又抽暇寫南游十記，經過兩星期的功夫，竟又寫了兩萬多字，承朋友們的勸勉和贊助，這本小書，始得與讀者相見。

序

二

讓我謝謝凌竹銘先生，此游承他多所照拂，感荷不盡！書成便以相獻，算是答謝的禮物吧。

廿五年四月廿六日，上海。

目次

第一記	江行之樂	一一
第二記	長沙一日	二三
第三記	淶河大橋	三七
第四記	南嶽登臨	四九
第五記	衡陽聞見	六三
第六記	郴山郴水	七一
第七記	山水橋洞	八五
第八記	廣州名勝	九九
第九記	澳門中山	一一五
第十記	香港游觀	一三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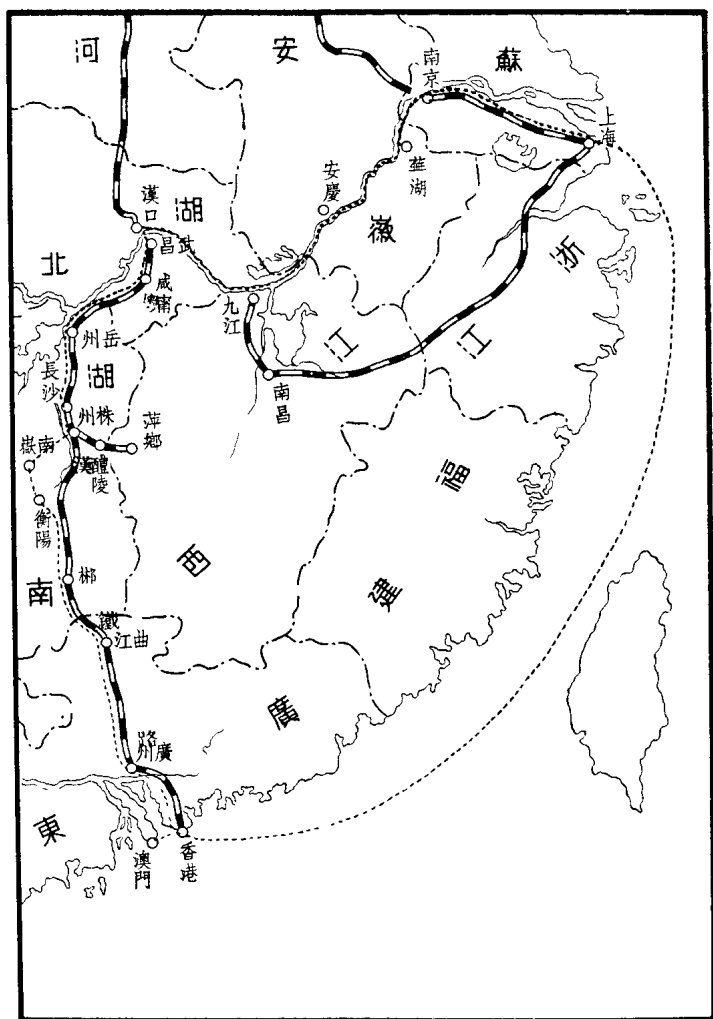
目次

附錄 漢粵紀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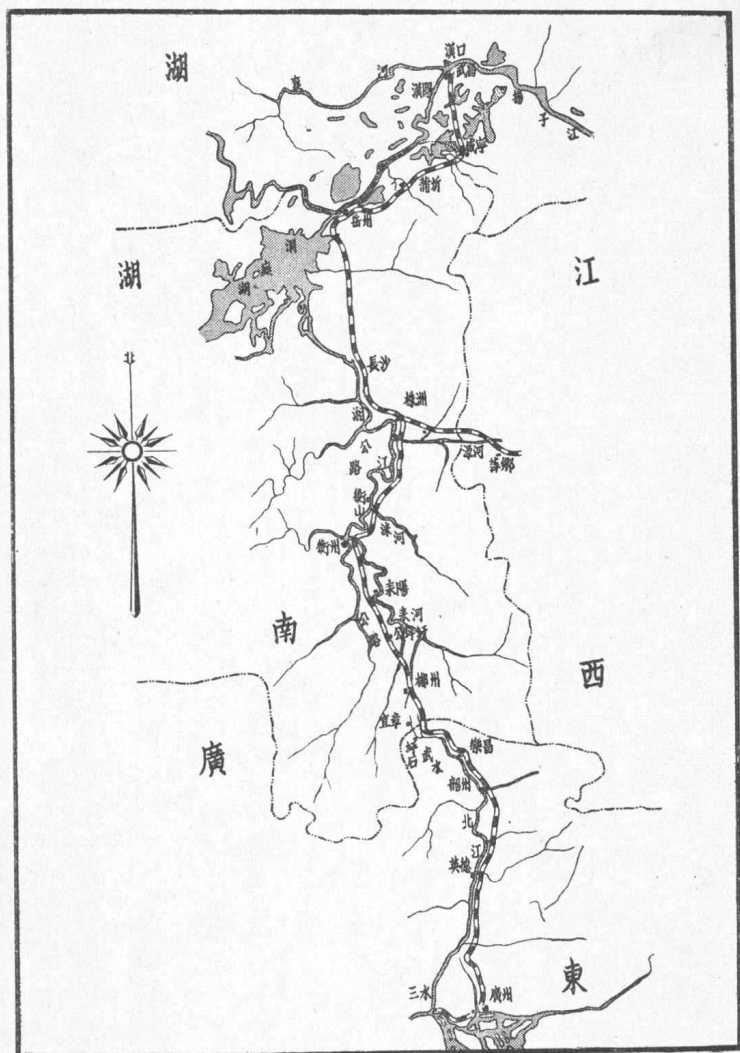
圖景目次

南游簡圖	七	衡陽及湘江俯瞰	六一
粵漢鐵路圖	八	衡陽船山學校	六一
長沙車站	二一	衡陽東州竹林	六二
嶽麓山十五師陣亡將士墓	二一	衡陽車站	六二
蔡松坡先生之墓	二二	郴州溫泉之外觀	六九
淶河大橋側面	三五	郴州溫泉浴池	六九
淶河大橋正面	三五	宜章良巖	七〇
株州車站	三六	郴州宜章間大道	七〇
淶河大橋	三六	新巖下橋	八一
南嶽廟〔一〕	四七	省界橋	八一
南嶽廟〔二〕	四七	韓瀧	八二
絡絲潭	四八	金鷄嶺	八二

泗瀧·····	八三	澳門馬路·····	一一二
金鷄嶺·····	八三	澳門之住宅·····	一一二
查道車視察舖軌工程·····	八四	中山縣街市·····	一一三
廣州中山紀念堂·····	九五	翠亨孫總理故居·····	一一三
中山紀念堂正門·····	九五	翠亨孫總理故居之庭院·····	一一四
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	九六	總理紀念學校·····	一一四
廣州市政府·····	九六	香港渡海小輪·····	一二七
十九路軍將士紀念碑之一·····	九七	香港遠望·····	一二七
十九路軍將士紀念碑之二·····	九七	淺水灣飯店之一·····	一二八
廣州東山住宅區·····	九八	淺水灣飯店之二·····	一二八
蘇東坡所書之六榕寺匾額·····	九八	淺水灣浴場·····	一二九
澳門埠頭·····	一一一	九龍夜景·····	一二九
澳門與中山縣交界之柵門·····	一一一	香港爬山電車·····	一三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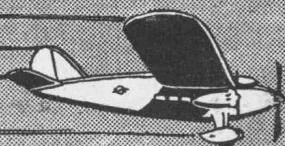
〔線路之行經所游此爲者線一有〕圖簡游南



粵漢鐵路簡圖

第一記

江行之樂



人人可獲 立致鉅富



頭獎廿五萬元

國民政府航空公路建設獎券辦事處發行
上海愛多路一八三至九號

南游十記

趙家著

第一記 江行之樂

凡是坐長江輪船旅行的人，如果忘記了城市間一切紛忙的景象，在緩緩的行程中，必可得到蕭閒舒散的情致。我是一個長江旅行的謳歌者，我以為旅行不可太匆遽，也不能太慢，江輪的好處，是航行得不快不慢，疾徐中節，並不使人快得厭煩；或者慢得心焦。其次，在長江中，和在大海中不同，航海的感覺，只有壯闊，過了幾天，便有點孤寂，除掉天和海外，好像在另一世界。至於江行呢，兩岸是古樹，是村舍，可以見到不斷的景色，只有幽靜之趣，並無寂寥之感。再其次，在江行中，能使你領略到睡眠的滋味，當晚餐以後，四周都靜默下來，惟有睡眠，方足以應付環境。第二天上午，你或者在甲板上貪看景色，

午膳時，已微感倦意，咖啡喫完後，也只有付之一睡。並且，像這樣的睡眠，是極自然的，並無勉強之意。

二月廿九日早晨，京滬夜車把我們夫婦兩人從上海載到南京。由車站到江邊，坐汽車不過三五分鐘。下車後，看見怡和公司的吉和輪，早已停在岸旁了。

吉和輪的噸位，並不甚鉅，但是英國人的脾氣，是不肯隨便的。船上的膳廳，布置得井井有條。最可愛的，是那幾張高大而很鬆軟的沙發，靜悄悄地安置在一角，使你見了，有一躺之意；尤其是在初春的午後，太陽照滿一室，你於飯罷抽一枝捲烟，將整個的身體，寄託在這張椅子上，可以得到一二小時很悠閒的意境。至於艙位呢，有極厚極白的英國羊毛毯，小小的盥洗用具，安排得不多不少，凡是你日常所需要的東西，均可以隨手拿到。甲板雖不甚寬，但是也夠走一百步路了，每天早上，洗得乾乾淨淨，一點沒有塵垢。還有吸煙室中，藏幾份很舊的英國雜誌，如果在萬分無聊時，可以翻開一讀，或許得到一點幽默的文字，會使你微微一笑。

船上的喫，當然趕不上上海有名的菜館，可是也足夠一飽。早上照例是喫麥糊，麥糊煮得恰到好處，不太濃厚也不太稀薄，加上一些牛奶白糖，喫起來不會起膩的。另外還有一只菜是牛排，燒得生熟相當，足稱美味。午後的一頓茶，太不高明了。渺小的蛋糕，紅裏帶黑的茶，聊以充飢而已。

同船的有六個英國兵，不時拿着望遠鏡在船頭眺望。他們早上起得很早，當我好夢方回時，已經在甲板上練習放槍，由一個隊長領導，練習的時間，足足有一小時，三天以來，未曾間斷。他們在船上很知自愛，一點也不惹人厭惡，有時高興，不免低唱一聲「*long way*」……這作用，是和我們中國兵士時常哼的「我本是，臥龍崗……」相同，是在無以自遣時的一種慰安。

和我在一起進膳的，是鐵道部專員黃憲澄先生。黃先生的容顏很嚴肅，頭髮已微微上了霜，前面有一點禿。在進晨餐時，他笑着問我：

『是到漢口麼？』